

赴布達佩斯達姆維也納參與工作坊

駐點蘇黎世跨域創作與演出

210346009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舞蹈所楊芳雲

成果報告書

一、計畫緣起

或許我的創作人生可以區分為出國前和出國後。

去年的八月至十一月，我幸運地通過徵選，成為兩位代表臺北藝術大學參與 2017 蘇黎世藝術大學香港跨文化跨領域合作計劃（TC 計劃）的創作者之一，與 11 所來自歐洲與亞洲不同藝術學校的學生們一同創作與交流。當時的我，只一心想著藉此機會出國散心，重拾自己對創作的熱情，沒想到卻迎來了生命中極重要的轉折。

出國前，身為一位半路出家的舞蹈人，我的心中常懷有一種血統不純正的自卑感，儘管知道自己的身體能力和掌握度不差，但在藝術大學的專業術科課上，仍不時遭受打擊，也曾想著放棄，直到去年在國外的日子裡，分別與許多來自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同學們交流，並看了許多前衛的劇場作品，才深刻感受到表演藝術的寬廣，劇場還有好多的可能性，身體能說的話還有好多好多種。

在短短四個月的交流計劃裡，我分別與不同的藝術家們共同創作了四個作品，其中與蘇黎世藝術大學主修古典吉他的 Samuel 和香港視覺藝術學院主修視覺媒體藝術的 Tina 組成的團體“The present”於十一月發表了約 40 分鐘的演出<rethINK>，此作品的工作過程和成果皆讓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暢快，從一開始的主題思考、排練到最後的呈現，每一步都經過不停的實驗與討論，過程中彼此交流、影響，激盪出無數驚喜的火花。儘管之前在台灣，我已參與過許多不同類型的跨域創作合作，但大多數的合作方式都是在討論完一個大概念後，藝術家們便分頭創作自己負責的那部分，最後才把各自的成果合起來。而這次的合作，幾乎可以說是「一起玩」的方式，完全開啟了我對跨域合作的全新想像，也期待能有更多嘗試的機會與

可能性。

經過去年的經歷，我發現歐洲人對於創新、實驗性的藝術擁有較大的包容，並且對跨領域的工作方式也有更為深刻的經驗與想法，相對之下，台灣的藝術家雖然不缺技術能力，但卻缺乏嘗試新事物、新工作方式(如跨域)的經驗，因此，我希望自己今年能前往歐洲參與工作坊，並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進行合作，經由實際的藝術創作過程進行交流，不僅於當地發表創作作品，更重要的是，將這份在歐洲學習和體驗到的經驗帶回台灣，豐富台灣的藝術可能性。

二、計劃主要內容

暑假的七週時間內，我一共走訪了匈牙利、德國、奧地利和瑞士四個國家，先後完成了三個藝術合作創作與為數眾多的藝術學習課程。若依據參與時間的先後順序排列，則分別是布達佩斯的國際舞蹈週、(德國)國際達姆音樂機構的夏季學校、維也納的 impulse 國際舞蹈節與蘇黎世的駐點跨域創作。

在原先安排行程的時候，我純粹帶著一個非常簡單的想法，希望能盡力發揮一張飛歐洲機票的最大用途，殊不知，就在時間的精密計算再加上巧妙協調過後，竟然產生了這樣一趟豐富多彩又異常緊湊的藝術交流之旅。

首先，我獲選參與布達佩斯的國際舞蹈週，在為期一週的舞蹈工作坊裡，每天接受六位來自不同舞團和身體訓練背景的師資訓練，有來自 Akram Khan 舞團的 CHING-YING CHIEN、教導 GAGA 技巧的 NATALIA 等。此外，舞蹈週還含有布達佩斯的美食體驗及一個舞蹈實驗作品的演出。



布達佩斯的三號地鐵站。這裡的地鐵站使用了鮮橘紅色的手扶梯、搭配米黃色的日光燈，若再將充滿俗氣色塊的商店招牌和暗褐色石牆加入映對，則充滿強烈地昔日風格，彷彿走入時光隧道中。

在德國達姆當代音樂節裡，我以編舞和舞者的身份參與「音樂與舞蹈工作坊」。此工作坊提供一個完全自由的空間，讓編舞者、作曲家、音樂家們彼此激盪想法並合作作品。此照片呈現出我們其中的工作模式，大家圍著圓圈討論著彼此想做的作品內容。

再來，經由“The present”團隊中的吉他手 Samuel 推薦，我申請了為期兩週由（德國）國際達姆音樂機構所主辦的夏季課程之中的舞蹈與音樂實驗工作坊，獲選為七位舞蹈工作者之一（一共錄取含音樂家共十四位），此工作坊為實作導向，成員們可依個人的創作興趣進行分組，並於兩週後將實驗成果公開發表，最後，我幸運地與兩組不同的藝術家們合作，每天使用大約五小時做創作實驗。除此之外，在此兩週內，機構策劃了無數的當代實驗音樂會，供參與的學員免費欣賞，儘管這些實驗演出常常有令人摸不著頭緒的部分，但實在不得不承認，現今許多成熟地表演手法，是透過改良這些誇張的實驗後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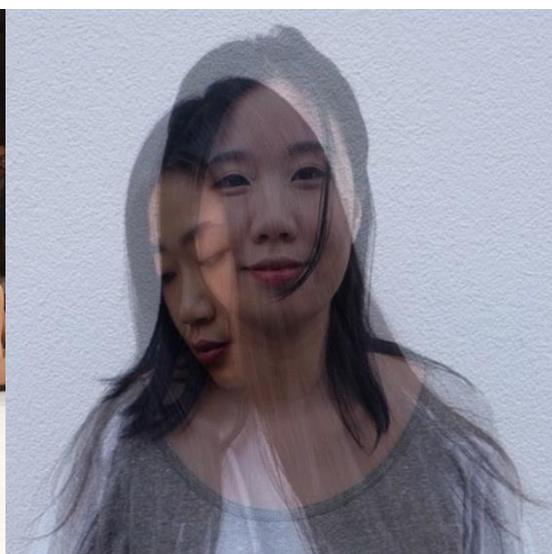
結束達姆的行程後，我花了一週的時間參與位於維也納的國際 impulse dance festival，這是國際上最大的當代舞蹈節之一，共為期一個月，期間有無數的工作坊、演出和相關舞蹈活動。我一共報名了三個工作坊課程，兩個專業術科課程和一個偏向研究討論的課程。並且在這短短的一週內，我欣賞了五場舞蹈演出，並且見證了

今年的舞蹈 battle 大賽。

最後兩週，我前往蘇黎世與“*The present*”成員進行第二階段的創作發展，去年的跨域作品<rethINK>由於受到 AVINA Foundation Switzerland 以學生跨文化計劃的名義補助，因此今年我們得已駐地蘇黎世，透由加深討論成員各自的文化背景和身體之間的關係發展出新的作品<translating body>。

三、具體行程規劃

台北- 布達佩斯	布達佩斯的 國際舞蹈週 + 一週布達佩 斯旅遊觀光	國際達姆音 樂機構_舞 蹈與音樂 實驗工作坊	維也納 國際 impulse 舞蹈節	“ <i>The present</i> ” 團隊第二階段 駐蘇黎世 跨領域創作發 展	蘇黎世- 台北
6/28~6/29	6/29~7/14	7/14~7/28	7/29~8/5	8/6~8/19	8/19~8/20



今年維也納 impulse 舞蹈藝術節的舞蹈 battle 大賽，我有幸以觀眾的身份親臨現場，感受由世界各地前來的舞林好手，不分種族、舞蹈背景地，於此盡情較勁。

駐點蘇黎世的跨文化跨領域創作 <translating body>裡的錄像作品，讓兩個亞洲女生的頭像重合，展現出關於族群和性別的多元討論。

四、觀察體悟

關於身體文化性

不論在布達佩斯或在維也納的舞蹈工作坊裡，絕大多數的學員都來自歐洲的各個地區，身為一位亞洲的參與者，我很自然地在第一時間內注意到自己的稀有存在。因此，這些舞蹈工作坊除了帶給我技術層面上的學習外，更多的則是關於身體文化上的差異觀察。

在布達佩斯一堂注重身體質地開發與核心運用的課程中，我發現自己能夠明確且快速地理解上課老師的身體使用方式，並在短時間內，自動舉一反三，課後，我透過調查得知，這門課的老師對中國武術和氣功十分感興趣，因此他的動作方式採納了許多相關原理，怪不得，這樣的身體使用對我一個亞洲人來說有種親切感，我一方面驚喜於自己體內早已默默具備的某種代表東方的身體文化性，二方面則驚訝於國外人士對東方身體的喜愛和巧妙轉化。在維也納舞蹈節時，我選擇了一門由阿克朗舞團舞者所帶領的身體訓練，內容不乏由印度古典舞轉化出來的身體動作方式，從如何由核心啟動身體，由呼吸串連動作、連結下盤與上身，到讓身體呈現綿綿不絕地圓弧線等東方身體實踐練習。經過這門課，我更加清楚地看見自己身體裡的東方性，也發現存在於印度和中國間身體使用的相通性。

在台灣我從來未認真地重視過學校裡的東方舞蹈課程，例如太極、武術、國劇武功、身段等，直到這次的歐洲行，才總算讓我見識到東方身體的巨大威力。或許因為稀有和差異，歐洲人愛極了東方的身體使用。在維也納的舞蹈大賽中，台灣舞者劉昀（我的朋友）使用她從小訓練武術長大的身體和歐洲人進行舞蹈 battle，儘管因為不熟悉賽制而未獲得較高名次，但她充滿特色的身體風格卻吸引了大批歐洲觀眾成為她的粉絲，並覺得她是參賽者之中最具特色的舞者！

透過在各工作坊中不斷地觀察，漸漸地我培養出一雙敏銳的眼睛，能分辨各學員的身體訓練背景差異，和透由身體動作自然而然反應出來的個人個性特徵等細節。有一位美國學員讓我印象極為深刻，他平時說話鏗鏘有力，行事作風給人一種張揚跋扈的感覺，而他所

創造出來的舞蹈動作，也正充滿著直線與張力，簡直人如其舞。

針對歐洲人的集體身體觀察，則讓我發現幾件有趣的現象，首先，他們很喜歡自然輕鬆並充滿律動的身體風格，我想這跟歐洲的流行夜店文化息息相關，此外，歐洲的學員們普遍跳舞時軀幹垂直、手腳協調，並且身體重心較高，能清楚看出芭蕾舞訓練的痕跡，尤其當他們在接受台灣舞者簡晶瑩的東方舞蹈課程時，普遍對於低重心的練習感到吃力，而國劇武功裡那些由呼吸引導而來的抑揚頓挫，對他們來說也是全新概念。最後，歐洲學員個體間的身體風格差異頗大，每個人跳舞僅管動作不那麼「標準」，卻充滿十足的個人風格，許多學員在技術上不如台灣的舞者，但在特色和表現力上卻遠遠勝出，我想這絕對脫離不了歐洲注重個人主義的文化特色。

在歐洲的七週內，我一共欣賞了六場舞蹈演出，有趣的是，其中包含兩場含有全裸內容的演出，另外兩場則是含有半裸的演出，似乎裸體在歐洲文化裡是十分自然的一種呈現，在其中一場含有全裸的演出中，兩位女舞者甚至在台上大方地做出各種性愛和煽情動作，台下的男女老少觀眾不僅不感到不妥，還一邊觀看一邊大笑，似乎對於這樣露骨演出習以為常。而在另外一場半裸的演出中，女舞者幽默地掏出自己的胸部來玩，各種手段花招，看得大家笑哈哈。不單只在演出中，就連在生活裡，歐洲人的這種對身體的開放觀念也可以從許多生活場景中被發現，例如在德國和維也納脫光光跳下水游泳的人們，和在蘇黎世街道遊行時，沿路上坦胸露肚的遊行，在在都透露出他們對裸露身體的自在。

文化的薰陶著實能對一個人產生巨大的影響，很多時候，那影響力是不著痕跡地滲透至每個人的行為，甚至身體動作之中，經歷在歐洲的諸多觀察及理解後，我開始反思什麼是東方人的身體，什麼是東方人對身體的想像，以及在我們的文化裡，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

關於合作創作

在這次的歐洲之旅中，合作創作絕對是重頭戲之一，我一共做了三次的合作創作，兩次分別在國際達姆音樂機構的音樂與舞蹈工作坊裡，一次則是於蘇黎世與“the present”成員進行的跨文化跨領域創作。

「什麼樣的人是適合合作的？」這個關於如何挑選合作夥伴的問題是我從一開始進行合作創作實驗以來，一直找不出結論的疑惑，直到今年夏天，經歷於達姆的兩次合作創作之後，我總算能從經驗裡整理出一些個人心得。從前的我，總認為只要讓能力強的人們一起合作，就必定能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直到看過並親自經歷過一些失敗後，我開始理解，一個好的合作夥伴需要具備比單純能力更重要的其他條件。

在德姆的兩次合作經驗裡，我清楚地感受到「人」的全方位立體存在，是一種帶著能力、個性、背景、心理素質，甚至氣場能量等的一種複雜綜合體，因此若要挑選一個好的合作夥伴，需要進行完整地全方位考量，一個光具備能力，但沒有好個性的人，往往到最後成為最差的合作夥伴人選。

在我的第一組合作夥伴中，包含了一位擁有點子與能力，並十分堅持想法的作曲家，另外還有兩位認真活潑又樂觀的舞者，和一位脾氣和善且擅長鑽研各式演奏手法的機器音樂操作家。在合作的一開始，作曲家就對這次的合作有了十分明確的想法，她希望能將自己對八〇年代音樂的熱愛，用音樂結合舞蹈的劇場方式呈現，其他夥伴對於她擁有如此明確的想法也都展現出願意嘗試的熱忱。我們的合作始於資料的搜集，從大量地音樂 MV 觀賞開始，到逐漸歸納出八〇年代音樂作品中所具備的元素，甚至是人物形象。舞蹈方面，我們取用了幾個經典的腳步進行再發展，希望能做出取材自八〇年代的當代作品。過程中，兩位來自法國的舞者們，不僅十分認真的發想作品，還無時無刻充滿著源源不絕的熱情，基本上每次的排練皆因為有了他們而令整個團隊充滿活力，有時大家僅管十分疲累，但在看見他們所散發出的能量後，似乎又能繼續工作了。我們這組的作曲家，則完全是堅持的代表，從一開始的主題，到後來針對音

樂和舞蹈方面的細節，她都有很明確的想法，因此我們的合作方式，其實是跟隨著她的理念，再做出相關的創作發展，而非完全平等、自由的合作模式，然而，在這樣一個由作曲家進行創作統合的傳統合作方式裡，似乎造就了最後比別組更統合、更精確的結果，不過一體兩面，我們作品寬廣的實驗性空間似乎在這樣一人統籌的方式下遭到了折損。儘管如此，作曲家對藝術品味的堅持，也是讓我們作品最後大大成功的原因，她堅持使用複雜的燈控系統，讓舞台效果成為作品的一部份，堅持使用亮粉道具，製造出強烈的視覺效果，這些麻煩費力的選擇，起初被我們其他人極力勸退，但她依舊十分堅持，直到最後，她用成果向所有人證明這些堅持的重要性。

我的另一組合作伙伴則帶給我完全不同的體驗，這一組成員是由一位新加坡作曲家和一位即興提琴家所組成，包含我一共三位成員，然而，這樣的簡單搭檔組合卻在合作的路上艱辛無比，仔細回想，原因似乎和組員的個性和能量有關，首先，一股煩躁的氣息一直從即興提琴家身上流出，常常我們在嘗試一些新的東西、遊戲和可能性時，他經常將：我覺得這個不好、這個很無聊表現在面部表情上，這樣的性格讓我和另一位成員在工作時，常感到無能為力，合作的狀態不佳。直到最後的成果發表前，我們才總算定下了一個簡單的即興架構，直接在台上見真章。

經過這兩次的完全不同的合作經驗，我深刻體會到個性、能量等全方位狀態才能代表一個人，識人絕對不能只注重表象，而是要傾聽他內在深處的狀態，現在的我，對他人和對自己都有更深的理解。



以八〇年代作為啟發的作品<taped>

提琴家、作曲家、舞者組成的實驗團隊

駐點蘇黎世的跨文化跨領域創作則面臨了更多關於作品內容的總總討論，經過去年的實作實驗嘗試後，今年我們組員三人都希望能在創作中增添更多文化的成分，於是，一半的時間被花在文化觀察的討論上，一半時間用於思考該如何實作，最後，我們利用兩個廁所一般大的小空間外加樓梯間呈現一個含有舞蹈、錄像和聲音作品的藝術集合體，主題圍繞在身體碰觸的議題上，經由不同創作媒材的使用，我們試圖討論在不同文化底下，人與人之間的觸碰、安全距離和關係。在錄像方面，我們做了許多影像疊合扭曲的實驗，最後發現，將兩個亞洲女生頭像疊合的錄像，最能夠曖昧地帶出一些擁有性別和族群意識的議題和思考。可以是嘲諷在歐洲人眼中，亞洲女性看起來都長得一樣的既定印象，也可以是亞洲女性的自主及群體性，可以是兩個女性之間的關係，又或者隱約地傳達出一種親密的影像接觸感。

然而這樣的成果，原先完全不在我們的計算底下，說實在的，此次的創作很像在迷霧中前行，儘管創作主題一直飄忽不定，我們卻依然保持寬心，一邊討論藝術創作主題，一邊直接實際地進行諸多藝術媒材的實驗，說也奇妙，這些媒材實驗的結果居然下意識地吻合我們的文化討論。因此到最後，作品幾乎可以說是自己長出來的！

我想「傾聽」可以說是藝術家在合作創作中最需要擁有的特質，因

為在合作的機制底下，藝術家們的創作方式除了要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外，還需要聽他人的聲音，聽生活環境的聲音，甚至是媒材的聲音，到最後，與其說藝術家們是創作者，他們更是傾聽者和回應者。他們傾聽周遭，並回應以藝術。

關於生活

歐洲對我來說最有趣的特點之一，莫過於能輕易跨越的國界，往往一趟火車就能出國，在這次的旅程中，我一共使用了廉價航空、火車，甚至夜間火車在國與國之間移動。記得那天，坐在六人一包廂的夜間火車裡，每個人都為了要睡好覺而大顯神通，一位男子爬到了我頭頂上的行李放置區，整個人橫向躺平，還自備睡毯；一位女孩將腿跨在我身旁的扶手桿上，只為多獲得一些空間，入境隨俗，我也回敬地將我的腿跨在她身旁，就這樣迷迷糊糊地睡去，在一夜間混亂地移身到另一個國家。

除了參與各式各樣的學習活動之外，每天的食材採買及烹煮竟成為我花費最多時間的活動。身為一位從小生活在美食天堂的台灣人，我從不知道原來「吃」可以讓人如此奔波忙碌。在這裡，餐廳甚至路邊小販所販賣的熟食，都只能用一個「貴」字形容，因此自己買菜、煮食，便成為一項歐洲生活所需的必備能力。臨走布達佩斯前，我和室友們舉辦了一場餐會，每個人分別準備幾道自己拿手的家鄉菜，室友們無不大展身手端出許多我叫不出名字的佳餚，而我則現學現賣，以珍珠奶茶和炒飯這兩樣料理收獲不少稱讚聲。在德國時，煮食變成一種每天最想跳過的必辦事項，由於沒精力變換菜色又想省錢，最後只得落得每天吃紅蘿蔔義大利麵的下場。到了維也納，儘管煮食的情況並未改善多少，但至少逐漸熟悉這裡的食材，能做多一點料理變化，也學了聰明，一次煮好幾餐的份量，減少許多身心負擔。駐地蘇黎世時，我跟創作夥伴們住在一起，因此每天從飲食、生活到創作，幾乎全被綁在一起，通常一個人在負責煮食時，其他人會一同聚集在與廚房相連的餐桌旁，天南地北的聊天或嚴肅認真地進行許多關於創作的討論，到最後，廚房不僅僅產出美味的菜餚，更催生了團隊許多重要的點子。



於布達佩斯的餐會

室友準備的佳餚

很多時候，一個地區的樣貌，是藉由許多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件，一點一滴地描繪出來的。出國，可以說是發掘這些小事件最簡單的方法之一，因為「差異」就像是一支放大鏡，將許多人們平日不曾認真關注或思考的生活細節放大，使你重新張開眼睛，重燃好奇並重新思考。夜車跨國的事件讓我深刻感受到歐洲各國的緊密相依；在歐洲自己煮食的經驗則啟發我看見台灣人工相對便宜的全球化趨勢。是的，觀察永遠都是最好的學習方式，而生活則是最好的課程內容。

五、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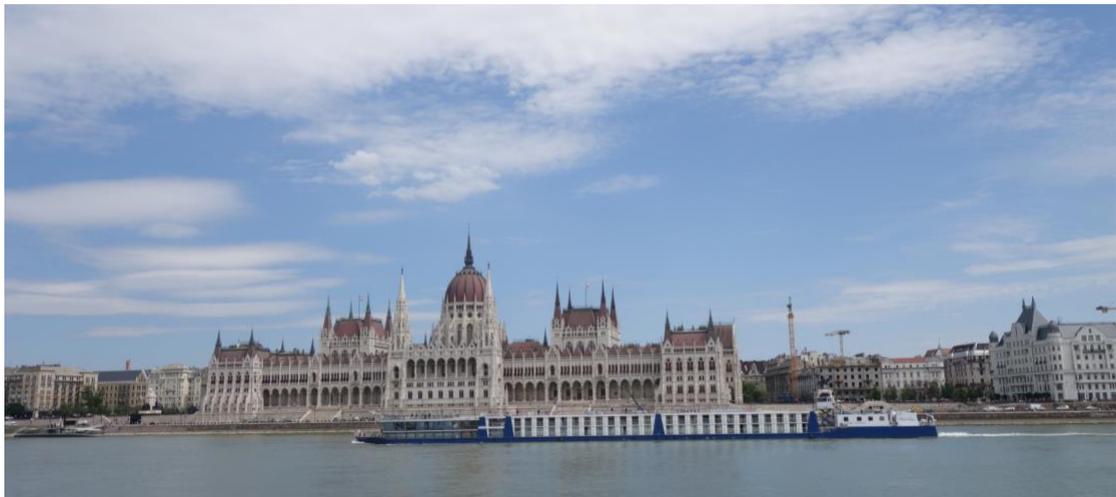
許多人都認為，藝術創作是無法被教導的，我也十分同意這個觀點，因為每位藝術家的創作思考途徑皆與自身過往的經歷體驗有著密切的相關。身為一位編舞者，我一直在尋找能夠與自身緊密相關並與整個當代社會共鳴的創作思考途徑，不論是在身體或其他媒材的使用上或對創作的想法上，我時常問自己，還可以怎麼思考，為什麼要這樣思考。

去年和今年的歐洲遊歷，使我接受了大量的想法刺激，也觀賞了許多在台灣難得見到的實驗性作品，大大地開啟了我對自身創作和跨界合作的新想像，因此，出國進修對我來說，遠遠不只是出國學新東西而已，更多的是，觀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如何面對並思考問題的，如何藉由一個好奇引出更深更遠的思考脈絡，甚至形塑出自身的藝術風格。

在藝術大學裡，舞者的身體基礎訓練皆十分扎實，能輕易做到許多高技巧的動作，不過他們對於身體還可以怎麼動，為什麼這樣動的思考卻是缺乏的，根據我自身的編創經驗，在請他們發展動作時，他們常常不自覺地做出上課的動作組合和套路，因此這時候，編舞者本身對身體運動方式的理解和引導的能力就變得十分重要，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自己需要涉獵多樣化的舞蹈風格，以便能在帶領舞者時更得心應手。在台灣，我不只在北藝大的術科課上做基本的舞蹈練習，也在壞鞋子舞蹈劇場跟隨藝術家林宜瑾發掘屬於台灣人的身體風格，並且跟一群演員多方嘗試不同的身體訓練方法。今年暑假，在經歷過布達佩斯國際舞蹈週和維也納舞蹈節後，我不僅更能掌握自己的身體特色，也對整個東方的身體文化性更加理解。

在達姆夏季學校的兩個合作創作經驗，則帶給我更多關於「人」的思考；而與“The present”兩位成員的第二階段合作創作，則更增添了我們三個人對不同文化的觀察，完成不單是跨領域更是跨文化的交流合作。歷經眾多的合作創作經驗後，我總算越來越清楚什麼才是最重要的，不論在藝術實作的方法上抑或是觀察人及與人相處上。

總結此次出國進修，除了增加自己與歐洲藝術網絡的連結，以利未來在國際上的發展機會外，更多的是拓展視野，學習並經歷異文化的衝擊以反思己身處境，在成為一位藝術創作者前，先成為一位更完整的人。



布達佩斯的議會廳是最美的多瑙河畔景觀